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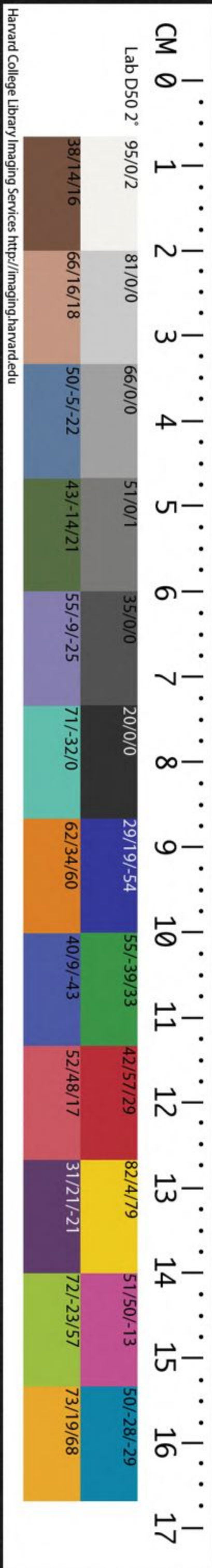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FC 1 1953

36

1 T2700 10088

元史

自二百四
至二百十



傳卷第九十一

元史二百四

翰學士等奉命知制誥纂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等奉命知制誥纂修國史院編修官等奉

勅修

宦者



島原秘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蓋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為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

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
為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
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遺邊世
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
外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
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
著之于篇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

國公又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言敏稱上意

學四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
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
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
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
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
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
輔臣何敢當寧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
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
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
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

何筮也對曰此世祖財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歲此
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
之數曰非知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
雖極聖然吝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
世法三季季無不當勇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
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
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播怨豈美事耶太
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遷授丞相
行太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
建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

致饗祀誠以疾癘禮耳
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
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
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
夫司徒謚敬懿祖德懋
父馮贈大保開府儀同
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
祭于文宣三點視畢至
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
寧涼息伏地謫執事者

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
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
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
三代曾祖顯贈銀青光祿大
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謚忠獻
三司謚文穆仁宗即位以邦
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
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
底鐵罇入地尺無不發者邦
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

因漸悔累日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黑事
畏仁宗英明却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
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
漸懼而退仁宗即位左
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
為集賢院大學士以卒
卒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
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官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

與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乎不花以聞
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
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
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
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
千定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
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筭不花出玉帶一金帶
一銀二錠米二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
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

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隨既覆土就
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
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定米五百六十餘石
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
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
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奉秋日盛
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
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乃罷
去而獨搠思監為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言
與搠思監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

聞內外辭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趨附
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為國大
蠹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得
公讓等乃劾去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
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
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
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為言於帝
令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
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末世其禍皆
起此輩而權臣濫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

腐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之可為寒心臣願俯從
諫之言將二人特加復斥不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姦
計海內皆知陛下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將去我不
効力寇賊亦皆喪胎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
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益將不可制臣寧餓死于家
不與同朝牽聯及禍語具陳祖仁傳會侍御史李國
鳳亦上言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
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譟田令孜之風漸不
可畏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駸駸未之知耳自
官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為國家禍者望
陛下

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按之西夷以快衆心
則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為可畏法度為
不可犯政治脩而百廢舉矣西是帝大怒國鳳祖仁
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
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毋舅故封為雍王
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為集賢太學士崇正院使皇
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是
時搆思監林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怨孛羅
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
謀不執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

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為怒不奉
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為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
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黃
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窟朴不花于甘肅以
快衆憤而復字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
曾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字羅帖木兒遣禿堅帖木兒
以兵向關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清河
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
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畀之
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為字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搠思

字羅帖木兒傳

元史卷之三

列傳卷第九十二

元史二百六

翰林學士言曰夫心制設穆國史長宋濂翰林待制登即無
皇朝編年通志主權等奉

整

姦臣

古之為文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脩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焚之史名禱祀皆以戒夫為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誥交倭幸姦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書史往往詳於記善畧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

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七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寶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有焉謹撰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蘇臣傳以為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阿合馬回紇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肅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宣官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陞開平府為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

已括戶三千興煇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間僧道軍匠等戶鈎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奏以東京歲課布疎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定順天金銀不

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錢錢為布火不能然
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專駕至都
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
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錢已十六萬斤百
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所需膏錫以給之
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於
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為入多智巧言以功
利成効自負眾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
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辨屢有
以訕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

專懷益甚矣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
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
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
似違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願信用
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非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
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
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弊宜試其能否又當身見
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下戶口既而御史臺
言所在捕盜百姓勞擾括戶事宜少緩遂止初立尚
書省時有旨凡錢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

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尚部
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為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
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
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
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八年三月尚
書省再以閱實戶口事奏修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
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
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
又以其子忽辛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
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探其弊乃奏大都路總

管以次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尋又奏阿合馬張惠
拔宰相權為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因無
所訴阿合馬曰誰為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
省左司都事周祥中亦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
者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舍樞密
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
耶十二年伯顏帥師伐宋既渡江捷報日至世祖命
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
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合馬奏樞密江
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已嘗請諭

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謾謂可行與否當
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空統鈔易其交會何難之
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陳巖巖
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行之又
奏此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臣
等以為此事若小民為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
輝等路籍括藥材茶州發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
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十二年阿合馬又言比因軍
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
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無臣以為莫若驗戶數多

寡遠以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
其事應公私鐵鼓鑄官為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
器如此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
司以亦必烈金朮馬剌丁張高富珪蔡德潤紇石烈
亨阿里和者完顏迪善毅阿老瓦丁倒剌沙等為使
有亦馬都丁者以負官銀得罪而罷既死而所負尚
多中書省奏議或慶世祖曰此財穀事其與阿合馬
議之十五年正月世祖以西京飢發粟萬石賑之又
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
臺非白省毋擅名倉庫吏亦毋究索錢穀數及集議

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此四月中書左丞
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
汰之今已顯有微驗蔽不以聞是為自上抗州地大
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克
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馬
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為平章而子若姪
或為行省叅政或為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
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昔前言有言公道有旨並
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為阿合馬罪世祖嘗謂准西宣
慰使昂吉兒曰矣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鹽人事兼

此三者乃為秋時糾察之職其蘇良命官八日負
回回人中阿合馬才在宰相其人姓楚奏盡
六年四月中書奏立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
使司宣課提舉司未幾以忽辛為中書右丞明年中
書省奏阿塔海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三五
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
乞罷之阿合馬奏昨有旨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
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
設立運司官多宜宜諸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
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即請罷之乃歸咎臣

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後用凡千一百錠以彼所管四手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絕迹耶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曰阿合馬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若已能自白方可責之阿合馬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馬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不魯合答兒劉思愈等往檢覈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員

自分左右司官及鑄造銅印等事以聞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爲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昔嘗鑄印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

文
萬心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程
異徵鈔萬二千錠有奇一人竟以是就戮時阿合馬
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取仁驟升同列
陰謀交通等事家藏通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
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有附郭美田
輒取爲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
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阿合

馬所害斃于獄事見長卿傳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
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生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
憤恣密鑄大銅錠自誓願擊河合馬首會妖僧高和
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尹魏
來逃去久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
子還都作佛事詔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
中書省令市齊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
崔總管矯傳令百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
夜會東宮前易察其偽即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
往著自馳見河合馬說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于

宮前河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馳
行十餘里遇其衣偽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
馬南入徒德門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
下馬獨偽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河合馬
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
郝禎至殺之囚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
皆遙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官中大呼以為詐
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
矢亂發衆奔潰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
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腦兒聞

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字羅司徒和禮雲
孫叅政阿里奇駝駟至大都討為亂者庚辰獲高和
尚于高梁河幸已字羅寺至都壬子誅王著高和尚
于市皆臨之並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元下
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
祖猶不深知其意令中書母問其妻子及詢字羅力
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
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焚其肉百官士庶聚觀
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妻有名引住
者籍其藏得二熟皮於櫃中兩耳其存一闌豎專

堂其病鋪訊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其
上應驗甚速又以緇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惺斃
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為者畫者陳其姓又
有曹震圭者嘗推筭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
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勅剝四人者皮以徇
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
權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
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薦世榮
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
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

書省官與世榮廷辨論所當為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為強詞所勝與右丞麥木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罷復起安童為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驪被顯用即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度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園江湖魚課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

世祖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乃下詔云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今後身下創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姓栽植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令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採捕貧民恃以為生所在拘禁今後聽民採用軍國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食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為支給既而中書省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

亦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
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宜平其直
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長平書
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為相大忤旨下或
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
薄上謀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
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
二千六百定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
侵可增三百萬定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
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

榮奏古有權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
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定自王文統誅後鈔法
虛弊為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
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一之世祖曰便益
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
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
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
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
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為器鬻
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

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僧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僧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部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三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當速行此事亦善祖

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是懼焉請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入從行亦當謹衛門戶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又十有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內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世祖曰行院之事前日已議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
四百十六
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陞六部爲
二品又奏令按察司總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
刑名事上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
共議然後行之可也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
罷行臺改按察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
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無所損不
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
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旨如所謂壬戌御史臺奏前
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
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爲不

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
然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
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
善賈者爲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
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
之門今籍錄以爲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
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
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曾合
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
者甚衆世榮旣以利自任懼怒之者衆乃以九事說

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
民間帶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
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爲收贖使爲良民其五逃
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
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內外官
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
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既而又奏立真定濟南江
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以治課程仍立條例禁
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至辦課處沮擾
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

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一酒課亦當日用
米二千石今各路俱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
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
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三月庚子世
榮奏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湘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
德人多言其惡世榮奏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
五萬定是以令往從之四月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
事皆委臣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
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
焉或纔播種或旣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則

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日，皆從之。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巖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詔旨奏而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之大槩言其苛刻，誅求爲國，歛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

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定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爲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爲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以其狀聞。世祖始大悟，卽日遣峻都八都兒秃刺帖木兒等還大都，命安童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壬戌，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秃刺帖木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曰：不白丞相安童支鈔二十萬，定擅升六部爲二品，劾李壇令

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議
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爲萬戶
管領以沙全代萬戶寧王戍淞西吳江用阿合馬黨
人潘傑馮珪爲杭鄂二行省參政宣德爲杭州宣慰
餘分布中外者衆以鈔虛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
行罷白醪課立野麵木植磁器桑棗煤炭匹段青果
油坊諸牙行調出縣官鈔八十六萬餘定丞相安童
言世榮昔奏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定令鈔復
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卽有成效今已四閱月
所行不符所言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

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等亦以爲世榮初以財賦自
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
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
若復恣其所行爲害非細阿剌帖木兒同天祥等與
世榮對於世祖前一欵伏遣忽都帶兒傳旨中書
省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
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于
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忽刺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
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者言世榮欵伏罪無遺者
獄已竟矣猶日養之徒費廩食有旨誅世榮剖其肉

以食禽獮

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蕃譯史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聞為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為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及以油萬斤與

之桑哥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和禮和買事因語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入任之意嘗有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廷中有所建置人十進退桑哥咸與聞焉二十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並以桑哥與鐵木兒為平章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一部為尚書六部三月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數中書省事九校出虧大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麥木丁即自伏奏政拙居寬微自辯以為實掌鈔

遷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奉其面因問曰既典選
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桑哥亦引服參議伯降以下凡
勤考遠情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
忤旨各款伏遣參政忻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童與
桑哥共議且諭母令麥木哥等他日得以角問誣伏
為辭此輩固狡獪人也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參政
郭佑多所適真尸位不言以疾為託臣謂中書之務
稟情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殿辱
之今已款服世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後皆棄市人
咸究焉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

書鈞於中書不遺餘力日我曹得教尚書奸利其
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
鞠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
其家有吳德者嘗為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
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
復為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
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
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為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
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
言死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

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選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
以前奏為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
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
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其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
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
宜從各路民官檢覈適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九
臨官事者互相覺察此故事也從之十月乙酉世祖
遣諭旨翰林諸臣以及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至
咸對曰有之聖曰左丞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製
奏之且言前省官不備補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為右

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
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於是桑哥奏以
平章鐵木兒代其位右丞相阿剌渾撒里陞平章政事
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隆左丞十一月桑哥言臣前
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
人遍筭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谷失
魯皆勲賢舊臣之子宜取重教教罷其任明年正月
以甘肅行尚書省參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
力奏乞牙帶代之不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
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

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能
六事何由得行之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桑哥
言歲久則腐宜析而之用賜諸王出伯銀二萬五千
兩幣帛萬匹載以宮車至則併以為賜桑哥言不若
以驢載五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結知如此
漕運司違魯花赤估來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
腐敗者多桑哥議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自立尚
書省九倉庫諸司無不鈞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為
不專乃置徵理司以口財穀之當追者時桑哥以理
筭為事亮分緡折入石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又

棄家而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
章要東木自首償矣外省欺盜必多乞以參政忻都
戶部尚書王巨濟參議尚書省事阿散山東西道提
刑按察使何榮祖札魯忽赤充忽魯泉府司卿李佑
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戎益僉樞密院事崔或尚書省
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祐監察御史伯顏等十二
人持給印章與之若部官既去事不可廢擬選八
為代聽食元俸理筭之間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為
衛世祖皆從之嘗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四設倭之

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為桑哥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
民欲立則立之仍以牛桑哥使其喜也於是翰林
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
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
為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世祖問所用何人
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右丞相兼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脫因同為使世祖
嘗召桑哥謂曰朕以葉字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
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二十
六年桑哥請鈎考甘肅行尚書省及益都淄萊淘金

總管府僉省趙仁傑

明里等皆以罪罷世祖幸

都桑哥言夫歲陛下幸

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

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

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

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書

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

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

今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

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

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

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

答監察御史四人後監察

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

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

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閱

而臺綱廢矣參政忻都既去

尋召赴闕以戶部尚書

巨濟專任理筭江淮省左丞

相忙兀帶總之閏十一月
覆其上而丹矐之桑哥
償所出以往歲計之至
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
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
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
貫宜增為一定茶每引
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
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
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庶

桑哥輔政碑成樹于省前樓
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
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
以所徵補之未嘗歛及百姓
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
為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
今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
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
正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
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

如所議行之桑哥既專
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
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
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
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
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
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
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
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
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

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
桑哥以為言世祖乃命自
勅之咸走其門
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
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
八年春世祖敗於鄴北也里
里等劾奏桑哥專權贖貨時
召之至觀於行殿世祖以問
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
失業盜賊遂起召亂在旦夕
留守贊伯顏亦嘗為世祖陳

其奸欺矣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
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
又嘗撻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
御史杰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
辨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
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
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
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
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闡里抱卷至前奏
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拆

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
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其奸賊暴著非一此
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
不劾自當何罪思敬對曰奪官追奪惟上所裁數
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
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
平章要東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
百官會行省朝服以雉要東木召至其家受賀畢
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小者有不軌言
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

省裁之

鐵木迭兒者不兒火赤之子也嘗遠事世祖成宗大德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為宣徽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得貸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與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踰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

完澤等奏故事丞相留治京師皆出入得張蓋今右丞相鐵木迭兒大都居守時方盛夏請得張蓋如故事許之是年冬制贈鐵木迭兒曾祖咳海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謚武烈祖不憐吉帶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謚忠武父木兒火赤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謚忠貞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奏臣一誤蒙聖恩擢任中書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達政體思竭忠力以圖報効事有創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列聖相承混一區宇日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繼今朝

多親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決再不悛者黜勿叙其有託故僥倖他職者亦不叙仁宗是其言既而以病去職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勲族姓幸逢陛下為宰相如丞相缺木迭兒練達政體臣嘗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務悉令議之仁宗曰然卿其啓諸皇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拜中書右丞相各散為左丞相缺木迭兒奏蒙陛下憐臣復擢為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內侍隔越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

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為規畫必至愆詆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差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物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鉄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貴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預賦狀入實諸王駙馬學校寺觀

亦令知之仍禁私
臺臣協力以成則
外行各省括田墾
五光作亂寧都南
鐵木迭兒奏天下
分領之請以錢帛
海牙參政趙世延
平章張驢右丞蕭
所請七月詔諭中
事十月進位太師
臣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
國用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者
視苛急煩擾江右為甚致贛民蔡
方駭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明年
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
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
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
拜注參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如
拜命右丞相鐵木迭兒總宣政院
十一月太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

議重刑必決於蒙
之鉄木迭兒既再
甚於是蕭拜住自
政事稍牽制之而
以糾正其罪為己
迭兒使家奴脅
撓而朵兒只已
拜住及伯顏奏之
鉄木迭兒築點
布置爪牙威讐朝
古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從
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
御史中丞為中書右丞尋拜平章
楊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
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鉄木
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
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
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
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臺政害民
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

靡所不三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塢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卷僕人鈔十萬貫寶珠玉帶纒綸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為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土已乃恬然畧無有悔法家之厲天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

庶庶

之為臣者無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

詔逮問

鐵木迭兒匿與聖近待家有司不得捕仁宗

不樂者

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啼之乃

僅罷其

相位而已鐵木迭兒家君未逾年又起為太

子太師

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系政趙世延為御史中

丞率請

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

可輔

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

明正其

罪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

以皇太后

旨復入中書為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

東宮體

未選兒宣太后召蕭拜住與朵兒只主徵

政院與徽興虎使失里門御史大夫元成哈雅問之
責以前還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還稱旨義二人
葉市是百白書壽真都人物懼英宗將行即位禮鐵
木迭兒恒病足中書省啓祖宗以來皇帝登極中書
奉百官補實班旨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鐵木迭兒
為之既在京倉庫所貯糧虧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
等徵理監出內者所貢幣帛紕繆者責償於本處官
官及監吏之善其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
上都鐵木迭兒疾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已乃奏其狀

便服迎詔為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
弟趙世延時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
昔嘗論巴方入相時即從東宮啓英宗遣人
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歸以美軍令
時異己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
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
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
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問後數日
延嘗憂免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鑿鑿欲
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
免鐵木

迭曰侍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英宗
覺其人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遂不究其所為乃任拜
住為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以妻為
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異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遂
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與所立碑追奪其官諡及封
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賊敗不
叙鎖南嘗為治書侍御史其後缺失弒英宗鎖南以
逆黨伏誅

哈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秃魯母為寧宗乳母秃魯以

故封異國公加大尉階金紫光祿大夫哈麻與其弟
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為
帝所愛幸累遷官為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
士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日哈麻服新
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喫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
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由是
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脫
脫出貶南安召入為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
至正初脫脫為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為御史大夫
哈麻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而別兒怯

不花為丞相與脫脫有舊恩頗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初別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秃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情好甚密及別兒怯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為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問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祈其非罪事皆從

平韓嘉納所撫哈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雲宦職居之草地而幹勒海壽為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為宣政使尋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謂御史所劾哈麻事為侵已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由里蔡鑑之已而脫脫復為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為納史大夫而誦太平居陝西而加韓嘉納以賊罪杖流奴兒下以死別兒怯不花既罷猶出居般陽而秃滿迭兒自中書右丞出為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

養之已而哈麻復見召用而脫脫兄弟尤德之十二
年八月哈麻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
時脫脫方信任故中相由郎中為參議中書自平章
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而已獨哈麻性剛決與
之論數不合故中相因請哈麻於脫脫八月出哈麻
為直政院使又徙居第三哈麻由是深銜脫脫初哈
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
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
秃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荅刺馬吉
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秃魯帖木兒性姦

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甚
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
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
定帝文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
身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
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
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文樂又
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
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
曰豈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

亦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蓬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亮魯頓木兒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脫脫領大軍討高麗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為平章政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相為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汝中相果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為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赤哥會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譖諸皇太子會也先

帖木兒移家居於是監察御史來賽因不祀等因承皇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為御史大夫尋降詔黜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准安既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斃遂以死並籍其家資人口而以探箸也先帖木兒者賜哈麻十五年四月聖旨由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歸中書三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六兄弟二人矣明年二月齊既為相自以前所進策皆僧為耻告其父亮魯曰

兄弟位居宰相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權
上以淫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哉
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
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罪
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為帝則已必
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變事第曰哈麻
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還謂
我為老耶帝即與秃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
定秃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
與雪雪俱早入朝其家居聽肯御史大夫搠思監曰

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
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款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
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
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
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
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
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
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脫脫兄弟之故
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

撈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早歲
性寬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襲長宿
衛爲必閣赤怯薛官至順二年除內八府宰相元統
初出爲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
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
所倚海運爲重是歲撈思監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
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
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法
久壞詔撈思監往究其私鬻鬻盜鬻及出納之弊至則
悉廉得其利病爲罷行之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

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
丞三月復爲中政使八月調太府卿四年拜中書參
知政事尋陞右丞六年遷御史中丞遂除翰林學士
承旨俄復爲中丞又由資政使遷宣徽使九年除大
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國人咸稱其明果尋復
入中書爲右丞十年正月陞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
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祿大夫十二
年四月復爲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乎徐州有功十
三年復拜御史大夫尋又爲中書平章十四年九月
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而中流矢不爲動于

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俄憂
疾中書平章兼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屯
田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歎問焉進為首
平章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
明年三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詔封其曾祖字
魯海為雲王祖也先不花為瀛王父亦憐真為懿王
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內
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
於是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而又公受賄賂貪
聲著聞物議喧然是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

搠思監任異私入朶列及妄第
偽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以滅
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史
不巳帝怒不聽也會遼陽賊勢
張甚明年遂定為遼
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
仍降詔諭天下時帝益厭政而
花乘間用事為姦利搠思監因
與結構相表裏四方
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闕
字羅帖木兒麻里王
未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
與不花黨於廓擴帖木兒而誣
字羅帖木兒

元史卷九十二
二十
二十六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將
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充塞
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
降詔曰自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
各乃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
帖木兒不花寅緣為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
宣力之臣因兩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
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孛羅帖木兒老的沙
等同謀不執朕以信任之事失於究察遂
調兵往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
震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
來

訴以表其情朕為惻然思念而搠思監朴不花猶飾
虛詞冀惑朕聽其以搠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
甘肅以快眾憤孛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
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朴不花仍留京師四月孛羅
帖木兒乃遣充堅鐵木兒稱兵犯關必得搠思監朴
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界之遂皆為孛羅鐵木
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徐奏言搠思監矯殺丞相太
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
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
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為大哉難原曩者姦臣阿合

馬之死剖棺戮尸。搠思監之罪視阿合馬為有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為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寬其子。宣徽使觀音取於遠方。怯烈氏四世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搠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為。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不可為論者謂元之亡。搠思監之罪居多云。

元史傳卷九十二

傳卷第九十三

元史二百六

叛臣

李壇小字松壽。濰州人。李全子也。或曰壇本衢州徐氏子。父嘗為揚州司理。參軍全益養之為子。云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太師國王孛魯承制拜全山東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為副元帥。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壇遂襲為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壇親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命壇歸取漣海數州。壇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

尅捷之功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加壇江淮大都督壇言
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謀見許浦射陽湖
艦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塹以備詔出金符
十銀符五授壇以賞將士有功者且賜銀三百錠降詔
獎諭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壇復揚言宋呂文
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水且規築堡以臨我及
得賈似道呂文德書辭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內顧之憂
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
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封圉
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彼既不至毋或妄動壇乃上言

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釋
甲轉輓未嘗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抗
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二
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
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東
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後
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
不爲備哉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
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
荆山取壽泗以亳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

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
將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將枝馮泰等功第狀詔以
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月壇言于行中書省以宋人
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宣
撫司轉輸不繼恐一旦水陸道絕緩急莫報請選精騎
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深入江淮可圖也既而來獻
漣水捷詔復獎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
士庚寅壇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攻漣水詔
遣阿木哈刺拔都愛仙不花等悉兵赴之仍諭度宜
益兵赴調壇遂請節制諸道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

中書議與矢三
似道誘總管張
三十餘年其前
國以要朝廷而
其子彥簡質于
營至是彥簡遂
于宋殲蒙古成
之發府事以搗
郭或奔竄山谷
聲發即帝聞壇

高詔給矢十萬三年四月又以宋
元張進等書來止蓋壇專制山東者
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
自為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
朝而借為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
用私驛逃歸壇遂反以漣海三城獻
兵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
其黨遂寇蒲臺民間譟反皆入保城
由是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入
反遂下詔暴其罪甲辰命諸軍討壇

已酉以壇故殺中書平章王文統壬子壇盜據濟南
癸酉命史樞阿木師師赴濟南壇帥衆出掠諸軍將
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壇退保濟南三
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壇自是不得復出猶
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
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食則家賊之鹽令以人為
食至是人情潰散壇不能制各計自相結縷城以出
壇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
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
相史天澤言宜即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囊

家并誅焉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
人遍于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壇壇與語大喜即留
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壇由是
軍旅之事咸與語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
用官物樹私恩濬藩訪問才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即位厲精求治有
以長其爲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
司之政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夏張底務建元
爲中統詔諭天下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

辨而民不擾鹽
中書省造中統
寔是年冬初行
不限年月諸路
在開平召行中
使俱赴闕世祖
凡民間差發宣
旅還官未知其
不暇講究所當
至責以成効用
元寶參鈔立互市于潁州達永光化
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
通行稅賦並聽收受明年二月世祖
書省事馮禡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
自去秋親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
課鹽鉄等事一委文統等裁處及振
可否何若且以往者急於用兵事多
振其紀綱者宜在今日故召文統等
游顯鄭鼎趙良弼董文炳等為各路

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又
詔諭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課稅所官申嚴私
鹽酒醋麴貨等禁文統為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
謙為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
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
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
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為太子太師默為
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
脩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
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

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爲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鶚嘗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脩國史左丞相耶律鑄監脩遼史文統監脩金史世祖曰監脩階衙俟脩史時定之又明年二月李壇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先是其子彥簡由京師逃歸壇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蕤與壇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壇爲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

於朕耶會壇遣人持文統三書白洛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壇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卽發臣欲告陛下縛壇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爲此文統猶枝辭傍說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縛猶召竇默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嗣

世祖又曰汝同辭言之諸臣皆曰當死世祖曰渠亦
自服朕前矣文統乃伏誅子堯并就戮詔諭天下曰
人臣無將垂千古之彝訓國制有定懷二心者必誅
何期輔弼之僚迺蓄姦邪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統起
由下列擢寘台司倚付不爲不深待遇不爲不厚庶
收成効以底不平焉知李壇之同謀潛使子堯之通
耗邇者獲親書之數幅審其有反狀者累年宜加肆
市之誅以著滔天之惡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將反臣
王文統并其子堯正典刑訖於戲負國恩而謀大逆
歟有餘辜處位而被極刑時或未喻咨爾有衆體

予至懷然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
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爲多云

阿魯輝帖木兒滅里六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
滅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親爲三滅里
其一也滅里生脫忽脫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禿滿
至大元年始封陽翟王賜金印螭紐俾鎮北藩禿滿
傳曲春曲春傳太平太平傳帖木兒赤而阿魯輝帖
木兒襲其封會兵起汝頽天下皆震動帝屢詔宗王
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先知國事已不可爲乃
乘間擁衆數萬屯于木兒古兀嶺之地而魯宗王以

叛且遣使來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
其大半蓋以國璽授我我當自為之帝聞神色自若
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於是降詔開論俾其
悔宗阿魯輝帖木兒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
木兒等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為軍其人素
不習為兵而一旦驅之使戰既陣兵猶未接皆脫其
號衣奔阿魯輝帖木兒軍中禿堅帖木兒軍遂敗績
單騎還上都二十一年更命少保知樞密院事老章
以兵十萬擊之且俾阿魯輝帖木兒之弟忽都帖木
兒從征軍中遂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遂謀東歸
其部將脫驪知其勢窮乃與宗王囊加玉樞虎兒吐
罕擒阿魯輝帖木兒送闕下帝命誅之於是加老章
大傅脫驪知遼陽行樞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襲
封陽翟王而宗王囊加等悉議加封尋又詔加封老
章和寧王以領北行省丞相知行樞密院事俾鎮北
海云

傳卷第九十三

大專銀
李錡阿

傳卷九十四

元史二百七

逆臣

鉄失

鉄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未逾月特命領中都威衛指揮使明年改元至治有珍珠燕服之賜三月特授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仍命虎符忠翊特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太醫院使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鉄失曰徵政雖諱大皇太后朕視之真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既而又命領左右

三十一
元史二百七

中書左丞相拜住為亞獻官。鐵失為終獻官。明年冬十月，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脫脫以疾請于朝，未得旨，輒去職。鐵失奏罷之，杖六十，謫居雲南。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為翰林待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美宗不允。十二月，鐵失以御史大夫忠翊親軍都指揮使左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太醫院使兼領廣惠司事。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言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鐵失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二月，申命大夫鐵失振舉臺

綱詔論中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察御史嘗舉人，忌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若此者，言路豈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惡日彰，美宗委任，殊往為右丞相，振立紀綱，脩舉廢墜，以進賢退不肖為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八月癸亥，美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兒等六人覓大司農失亮兒前中書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

若前右書侍御史鎮南鐵失之弟宣徽使鎮南吳瑞
院使脫火赤樞密副使阿魯克書樞密院事章台衛
二禿滿及諸王接梯不花李羅丹魯鐵木兒曲律不
花兀魯思不花等以鐵失所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
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真犯禁經手殺英宗于卧所九
月四日晉王即位鐵失及其黨皆伏誅

李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
功其語見父傳父既歿李羅帖木兒引兵還駐并陘
口十八年正月命李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
事仍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迪於衛輝走

之進克濮州四月屯兵真定六月自武安由彭城還
截沙劉等敗之九月命統領諸軍夾攻曹州十月遣
參政匡福統苗軍自西門入李羅帖木兒自北門入
四門並進克復曹州擒殺偽官武宰相仇知院獲偽
印信金牌等物十九年二月過代州收山東濱將孟
本同諸軍三月詔李羅帖木兒移兵至大同置大都
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李羅帖木兒領之當月領兵
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軍奔潰時有偽誠者據蔚
州六月詔遣平章月魯不花樞密同知八剌火者督
兵備之七月圍其城俄有旨命回兵十一月再命勤

二十一年正月李羅帖木兒遣誠至飛狐縣東關誠
奏言遣降其潰卒回駐大同二月除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命討上都程思忠兵次與和思忠奔潰七月擊
敗四豐偽將王士誠於臺州詔總領一慮達達漢人
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察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
守石嶺關以南九月李羅帖木兒欲得真寧遣兵自
石嶺關直趨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十月詔李羅
帖木兒守真寧遣保保殷興祖高脫因哈道趨之守
者不納察罕帖木兒遣鎖住陳秉直以兵策爭李羅
帖木兒部將脫列戰敗之二十二年正月命平章

答失帖木兒參政七十往諭解之李羅帖木兒罷兵
還鎮九月命李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
田二十二年二月命平章左李遣楊榮至大同降
三月李羅帖木兒遣裨將也速不花等兵五萬戍
大同薩李羅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張良
爾來受節制李思齊遣兵攻良弼于武功良弼伏兵
大破之二十三年十月李羅帖木兒復南侵擴廓帖
木兒所守地遂據真定初朝廷既默御史大夫老的
沙安置東勝州帝別遣宦官密諭李羅帖木兒令留
軍中而皇太子累遣宦官索之李羅帖木兒匿不發二

十四年正月字羅帖木兒陰使入殺其叔父左丞亦
只兒不花伴為不知往弔不與朝廷知其跋扈又以
匿元的沙事三月辛卯詔罷字羅帖木兒兵權四川
安置字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遣部將會秃堅帖木
兒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朔思監資正院使朴不
花二人先是朝廷立衛屯田嘗命中書右丞也先不
花提督與秃堅帖木兒分院之地相近因擾及其親
里構成嫌隙也先不花乃請秃堅帖木兒誣毀朝政
字羅帖木兒與秃堅帖木兒相友善且知其誣遣人
自其非罪皇太子以字羅帖木兒握兵跋扈今乃與

秃堅帖木兒交通又匿不軌之臣遂與丞相朔思監
議請詔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領
之字羅帖木兒謂非帝意故不聽命舉兵助秃堅帖
木兒四月壬寅入居庸乙巳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
遣達達國師蠻子院使往問故乃命屏朔思監于嶺
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秃堅帖木兒
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勉詔
赦其罪仍以字羅帖木兒為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
密院事守禦大同以秃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
辛亥字羅帖木兒還大同皇太子恚怒不已再徵擴

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五月詔擴廓帖木兒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擴廓帖木兒自其父察罕帖木兒在時與李羅帖木兒連年相讐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擴廓帖木兒乃大發兵諸道夾攻大同調麾下鎖住守護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居庸擴廓帖木兒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七月李羅帖木兒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等復犯闕京師震駭丙戌皇太子親統兵迎於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鬪志青軍楊同僉被殺於居庸不蘭奚戰敗走皇

太子亦馳入城丁亥夜鎖住濟東宮官僚從太子出奔太原戊子李羅帖木兒兵至駐健德門外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冤帝亦為之泣乃賜宴庚寅就命李羅帖木兒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八月壬寅詔加李羅帖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保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數月間誅狎臣禿魯帖木兒波迪哇兒禡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西番僧人佛事數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

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日夜謀除
內難承制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帖木兒
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
幽置百日遣禿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
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軍也速次良鄉不進而歸
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大振孛羅帖木
兒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
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伯顏殺
之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孛
羅帖木兒先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

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
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
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帖古思不花
火兒忽達洪寶寶等陰圖刺之七月乙酉值禿堅帖
木兒遣人來告上都之捷孛羅帖木兒起入奏行至
廷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
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等競前斫死老的沙傷額
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孛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
奴北遁有旨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明日遣使函孛羅
帖木兒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

歸九月皇太子朝京師十二月獲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皆伏誅

傳卷第九十四

此處有模糊的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外夷傳卷第九十五

元史一百八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

高麗

高麗

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

其國都曰平壤城即

其國都曰平壤城即

其國都曰平壤城即

其國都曰平壤城即

其國都曰平壤城即

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造
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
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入元太祖
山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
攻板江京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哈
征之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與哈
高麗王哈奉牛酒出迎王師且
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
刺與冲請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
刺刺曰爾國道遠
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以十人入貢
十一月刺刺移

文取矣程送米一子解十四年正
祇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以結
營劉刺遣使報之高麗王以其侍
併使迎之帝又遣蒲里麻也持詔
拜設宴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
等各以書遣宣差大使慶都忽思
等以方物進十五年九月大頭領
等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趨之仍進
有旨諭以爲女直事始奉表陳賀
國十月喜送不瓜等繼使焉十六
年十月詔遣着古
歷遣其禮知閣門
和牒文送刺刺行
御史朴時允爲接
往諭之高麗王迎
合臣副元帥刺刺
等十人趣其入貢
官堪古苦着古駸
方物十六年七月
八月着古駸使其
年十月詔遣着古

賧宗子三人至其國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八月宣
差山木爾等十二人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其貢獻
宣光二年二月春在與等復使其國十二月又使焉蓋
殺之乎途自是連七歲絕信使至太宗三年八月命
撒禮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降于軍得福源所率
編民千五百人旁近州郡亦有來師者撒禮塔即與
福源攻米附州郡又使阿兒禿與福源抵王京招其
主王噉噉遣其弟懷安公王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縣
達魯花赤七十二人駐之遂班師十一月元帥蒲桃
迦巨唐古等領兵至其王京噉噉遣使奉牛酒迎之十

二月一日復遣使勞元帥于行營明日其使又與元
帥所遣人四十餘輩入王城付文牒又明噉噉遣王
佺等請撒禮塔屯所擣師四年正月帝遣使以重書
諭噉噉三月噉噉遣中郎將沁義源錄事洪巨源金謙等
賈國贖牒文送撒禮塔屯所四月噉噉遣其將軍趙拔
章御史薛懷等奉表入朝五月復下詔諭之六月噉
蓋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
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
八月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至王京南攻其廐仁城
中流矢率別將鐵哥以軍還其已降之人心福源領

之十月噉遣其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上表陳情
五年四月詔諭噉悔過不朝且數其五罪首平契丹
賊殺割刺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二也命使賫訊
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三也爾等謀害者古歟乃撫萬
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爾等朝爾敢抗
拒軍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不物集見茲輒敢妄
奏罪五也十月噉復遣兵攻備巴爾西涼等處降民
劫洪福源家六年福源得請領其降民遷居東京賜
佩金符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年拔其
龍岡成後等十餘城十年五月其國人趙蓋習李元

等率二千入迎降命居東京受洪福源節制且賜
御前銀符使玄習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戶又李君式
等一人來降待之如玄習焉十二月噉遣其將軍
金寶鼎御史宋彥琦等奉表入朝立一年五月詔徵噉
入朝噉以母喪辭六月乃遣其禮賓卿盧演禮賓少
卿金謙充進奉使副奉表入朝十月有旨諭噉徵其
親朝於明年十二月噉遣其新安公王佺與寶鼎彥
琦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二年三月又遣其右
諫議大夫趙脩閣祗候金寶鼎等奉表入貢五月
復下詔諭之十二月噉遣其禮賓少卿宋彥琦等

文權建元行李便入貢是歲改長壽號等州平三年
秋獻以族子縛為己子入質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莫
不入故自定宗二年立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凡
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暇遣其世子俛入朝世祖中統
元年三月獻卒命俛歸國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
仍赦其境內制曰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
代有鴻勳斐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
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
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
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

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微其
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世
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
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
宿講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歛兵待命東方
既定則將迴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諭
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
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
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
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文雅塗炭窮

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待敵
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
何足校申命邊聞斷自子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
飛語亂定盟惟事舉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
新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
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
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
而隨眾脅從應據國入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
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
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陰漠宅於平壤

買刀劔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此王
勤必乃苟富庶之有徵莫禮義之可復與正疆界以定
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
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
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為東蕃
以悔物我休命四月復降旨諭饌曰朕祗若天命養
祖示休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少天之間也
以歸款既稱為王還國今得爾與邊蕃之言因各
其上下之情狀甚憫焉饌求出水就陸龜言為復
還法以虜及逃民皆從之詔班師乃赦其殘囚六月

遣其子永安公信判司宰事韓即入賀即
王印及亮符賜之是月又下詔撫諭之二生
貢四月洪入朝六月德更名植遣其世子湛妻
月明賜其土帶一遣侍衛將軍李里突禮部郎
護世還國九月植遣其侍御史張鑑奉表入謝
阿以逃失焦天翼持詔諭以開權場事三年正
諸一土岑察完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賜
以為常植遣使入謝優詔答之四月植遣其左
補尚部將軍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
賜賜西錦二段間金熟綾六段十月

國王封冊
遣使入
以贊入
高逸民
帝遣
互市
植曆後歲
議大夫
八月
詔諭植

編民出師旅輸世餉助軍儲是月植遣使入貢四年
二月以植不奉詔書詰其使者植表乞俟民生稍集
然後惟命帝以對不辭意懇實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稱
其力焉自三月至五月于六月植死三遣使入貢賜植羊
五百十一月植以
免置驛籍民等事遣其翰林學士
韓就奉表入謝
一年正月丁丑朔植遣使奉表入賀
論遣使令植親赴
京師四月以西北諸王季衆款附
發命歲朝王公
校于上都又遣必闐赤古乙獨徵
植入朝脩世見
禮五月植遣其借國子祭酒張登
從古乙獨入見
月乃親朝九月帝以政中統五年

高麗三三元年元年
入貢自是終世
元三年二月立
麗與日本鄰國可
的禮部侍郎殷弘
麗論旨十二月植
郎金贊等導詔使
正月植遣君斐等
辭令去使徒還

中路得成持藏今與植部將康元珩
朝十二月遣植還國是年春植遣使
二十二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至
加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
為鄰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
以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
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
黑的殿丞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
奉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植飾
黑的的與君斐等以詔諭植委以

日本事以必得其
潘阜書狀官李挺
植遣其弟滔入朝
之特遣北京總管
孟甲持詔諭植
當去水就陸而前
國納質助軍輸
而稽延至今終無
傳亦粗立餘率
舟艦幾何輸報

要領為期九月植遣其起居舍人
悉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正月
帝以植見欺於滔面數其事切責
兼大興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
略日向請撤兵則已撤之矣三年
言無徵也又太祖法制凡內屬之
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
成言在太祖時王導等已入質驛
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
就為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

意謂何故以問之
三月于也孫臏等至其國四月植
遣其門下侍郎等入朝五月
帝敕臧用曰往
今出軍費等必
主當造舟一千
舟禮之事即當
國有軍四萬三五
五十戶百戶十
之生者亦有之
者僅十歲耳帝
命但文民殘亦恐不及期往者臣
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臧用曰
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
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
以用曰賴聖德旨徵兵以來有生長
事於宋得

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
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勅臧用曰
言論爾主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
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
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植出昇
蓋論以閩軍造船也九月以植表奏潘阜
功而還後遣黑的等使日本詔植遣重臣
月植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全禮部侍郎
會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借
張嘉奉表焚朶兒入朝六年正月植遣
其大將軍

康允昭奉表奏誅權臣金俊等三月植復遣申思全
奉表從黑的入朝六月植遣其世子慙入朝賜植玉
帶一堪金五十兩從官銀幣有差七月帝遣明威將
軍都統魯院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
副統領列魯等處道路詔植選官引達以
人言說羅道往吉宋日本甚易故也八月世子慙
至朝奏本國臣下擁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滔事詔遣
使臣幹朵思不花李諱等至其國詳問之九月其樞
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從幹朵思不花等入朝樞密
院副使文喜奉世子慙言朝廷若出征能辦軍三千備

五月如官軍入境臣宜同往庶不驚擾帝然之詔
按世子慙特進上柱國救慙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
抄不花往征其國以病不果行詔遣蒙哥都代之十月
帝以植渴廢置乃林衍所為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
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植渴行等以十
二月同詣闕下面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國三頭鞏
哥可率兵壓境如踰期不至即當窮治首惡進兵勦
戮帝遣使行中書省于東京仍詔諭高麗國軍民士
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率西京五寺
餘親入附遣新事官別同馳驛於三

管實科差戶內僉軍至東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
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乞益兵遣亡哥都率兵二
千赴之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
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雖不朝其心難
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為名乘勢可襲其國定
為郡縣亨又言今既有釁端不宜遣兵伐之萬一不
勝上損國威下損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戾
減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感慕聖化俟南宋已平
彼有他志回兵誅之亦未晚也前樞密院經歷馬希
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

為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
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分治其國使權侷勢亨自
相維制則徐議良圖亦易為區處耳黑的等至其國
植受詔復位遣借禮部侍郎朴杰從黑的等奉表入
朝十二月乃親朝京師七年正月遣使言比奉詔臣
已復位令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
西京詔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以忙哥
都為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詔諭其國僚屬
軍民以討林衍之故其畧曰朕即位以來閔爾國又
罹兵亂將定爾主撤還兵戍十年之間其所以撫護

安慶公謂本非得已在所寬宥
所問二月遣軍送植就國詔諭
朕惟臣之事若有死無二不意
國主被既驅率兵衆將致爾衆
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植還國
赤同往鎮撫以靖爾邦惟爾東
故必生疑懼爾衆咸當無畏按
堵如故已別敕將帥

嚴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動
得略宜審思之初有旨令頭輦
亡哥都趙良弼充安撫使與植
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脫脫朶兒
安撫司馬月東京行尚書省軍
同植之臣鄭子璵等持省劄召
還言行乞死子惟茂襲令公位
宗宗禮教惟茂及衍婿崔宗瑛
裴身孫等復集餘衆立德庶族
島大軍攻王京西關城遣人收
行省與

議遷江華島居民於王京仍置撫綏之官從
至文原其舊京始從行省之議六月植遣人
軍與承化侯者以三別抄軍叛世子愷復言叛
去據江華島宜率軍水陸進擊之植復遣叛兵悉遁
去世子愷言叛兵劫府庫燒園藉逃入海中行省使
人覓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之東南相距約四十里
叛兵乘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即命乃顏率眾追擊之
去月丞相安童等言頭輦哥等遣大托忙古鯨來言
令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遂以阿
海為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於高麗設置屯田

經畧司以忻都史樞為鳳州等處經畧使佩虎符領
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
田阿刺帖木兒為副經畧司總轄之而罷阿海軍閫
十一月世子愷還有詔諭植以其陪臣元傳等妄奏
頭輦哥國王為頭行省官負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
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
謂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
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植曰嚮嘗遣信使通問
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鄉所知將經畧
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為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

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
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初林衍之變百姓驚擾
至是下詔撫慰之十二月詔諭植送使通好日本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
去使講信脩睦為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
以林衍之亂故不暇及今既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
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
國昌洪茶立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
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并鳩
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置之八年

正月植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婚安撫使
阿海畧地珍島與逆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謀
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二月命忽都
答兒持詔諭裴仲孫三月仲孫乞諸軍退出然後內
附忻都未從其請有詔諭之四月忻都言仲孫稽留
詔使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進討從之
以討珍島諭植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立大敗珍島
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植遣其
上將軍鄭子璵奉表謝平珍島世子懋率其尚書右
丞宋玠軍器監薛公儉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

八月忽林赤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植遣其通事
別將徐稱道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帝遣惲還國十
一月植遣其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奉表謝許婚事
九年正月植遣其別將白琚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
入見世子惲以其國尚書右丞宋玠玠父上將軍完
禮討林惟茂狀言其功于中書省遣郎中不花馬璘
使高麗諭以供戰船輸軍糧事二月植致書日本使
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屬城諸達魯花赤及質子金
鑑等歸國十年正月植遣其世子惲入朝四月經畧
使忻都回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拔耽羅城禽金通精

寺奉詔誅之六月植遣其大將軍金忻表奏攻破濟
州九月植屢言小國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
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
達魯花赤焦天翼還朝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宮闕告
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植遣其少
卿李義孫等入賀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往
高麗僉軍五千六百八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
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惲七月其樞密院副使奇蘊
奉表告王植薨命世子惲襲爵詔諭高麗國王宗族
及大小官與百姓人等其畧曰國王王植存日屢言

世子懋可為經嗣今
節制八月世子懋還
王淑上表謝恩十一
門事李信孫等奉表
魯花赤李益受代還
遣使諭懋改官職名
子第二十八人侍以
年七月懋遣其僉議
月懋遣其判秘書寺
正月金方慶等為亂
令懋實爵為王凡在所屬並聽
至其國襲位九月遣其齊安侯
月皇女入京城懋復遣其判閣
入謝十二月以黑的為高麗遣
十一年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
號懋遣其帶方侯王淑率衣冠
石抹天衢充副達魯花赤十三
中黃金方慶奉表賀平宋十二
事朱悅奉表奏改名曙十四年
命懋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飭

兵禦備十五年一月曙以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秩滿
未代請復留三年從之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
中金方慶與其子懋恒恂婚趙下等陰養死士四百
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捕方慶等
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安可發
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八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
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為來歲
屯田之計七月改鑄淵馬高麗王印賜曙十六年正
月敕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亭落四驛十七年
五月曙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

驛站民之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
食十月加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十八年二月奉言本國必閣赤不諳行移文字請
除郎中員外各一員以為參佐瞻又請易宣命職銜
增駙馬字從之六月瞻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
勅併為二十站仍給駕價八百錠八月陞其僉議府
為從三品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
日本十九年正月瞻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
掠子女而去請發關望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
戍金州又從之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

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五月以瞻子諫為
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十月以其國饑給以米
二十萬斛三十年二月瞻遣使入奏復更名昨及乞
功臣號制曰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
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昨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
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
功臣餘如故益懋厥勳對揚休命十一月昨入朝成
宗元貞二年十一月陞其僉議司為二品大德元年十
一月封昨為延壽王以世子諫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七月中書省臣奏諫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昨為

至三年三月詔遣使入貢丞相完澤等言世祖時或
言高麗僭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僉議府
密直司監察司今諫知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
之職又昨給仁規赦九死獎諭文書又擅寫皇朝帝
系及自造曆加其女為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冲紹
為典祿大夫又嘗奉太后旨公主與諫兩位下怯薛
歸合併為一諫不奉旨諫又擅殺千戶金呂而以其
金符給宦者木合兒又仁規進女侍諫有巫蠱事今
乞將仁規冲紹發付京兆鞫昌兩路安置不得他適
行事不法諫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帝命杖

仁規冲紹而遣之二月詔諭詎并闡境臣民自今以
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
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黃士庶各安其
業五月哈散使高麗還言詎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
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闡里吉思為高麗行省
平章政事九月詎遣使入貢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
陳情其畧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
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為甥舅實感至恩
使小國不替祖風永脩侯職是所望也四年二月征
東行省平章闡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

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負。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又其大會王曲蓋龍宸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賚詔諭之。使釐正以聞。三月闕里言思復上言。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言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五年二月為距罷行省官。有詔諭距。秋七月距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既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冗士。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駟騎煩擾驛傳者亦皆省之。詔

曰。卿其諭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或有不。然寧不羞懼。距自大德二年復位八年而薨。子諫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十一年進爵瀋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嵩立為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於朝。故也。自瞰傳其子植。植傳其子距。距傳其子諫。諫傳其子燾。燾傳其弟嵩。植初名俱。距初名懣。又名瞻。後乃名距。諫則更名章云。

耽羅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

日本衝要亦注意焉至元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
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
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植選官
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
九年中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
見其順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
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觀今叛賊逐其
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
略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
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
鎮邊軍千七百人其貢賦咸進毛施布百匹招討司
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爲軍民安撫
司二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臣
屬其國林衍逆黨旣平之後尹邦寶充招討副使以
計求徑隸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使還屬高麗
自是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
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
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爲國去中土殊

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
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
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
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
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
居易集七十卷裔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
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
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一年以高
麗人趙彛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二年八月
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

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
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
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
異域畏或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
辜之民久拜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
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
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
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忘莫自
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

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
至用其夫孰所好王其國
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
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樞
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
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
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
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辭
今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
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
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
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
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
手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
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
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
對馬島日本不納
凱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
而還六月命高麗金
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

肅其國亦不報有或留其
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
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
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
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
實為鄰境故嘗馳信使修
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
所獲二人教有司慰撫俾
賚以還遂復寂無所聞
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
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
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
中路絕塞皆不可知不然
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
君臣豈肯漫為弗思之事
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
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
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
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
借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

其或猶...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良
弼將往...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
分未定...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
王植送...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
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
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
言高麗...廷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
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嚮導
帝曰如...此則當慰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
徐稱導...之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弼四郎者入朝高
麗

實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
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
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給屢言
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
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
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宋見帝疑其國主使之
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
樞詩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
伺吾強弱身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
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

朝旨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大宰府而
還十三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
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
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
月入兵國敗之兩官軍不整又失盡惟虜掠四境而
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
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
本遣尙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
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
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

募征日本十一月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
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
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
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
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
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
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雖出一口答之五
月日本行省來議裴國佐等言本行省右丞相阿剌
罕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立入朝時同院官議定
領兵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立會然後入征日

本又為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
日本船為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書地圖因見近太
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真
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乎忻都茶丘
來會是討焉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刺罕章
必知令其自覈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
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夜全師以還乃言至
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屬德彪
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
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散

尋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

一日風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舡乘之

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眾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

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

人來戰盡死餘二二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

殺蒙古高麗漢人認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聞

掌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

言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耳二

十年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與徽皇帖木兒右丞

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准西宣慰

使昂言兒上言及勞乞養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
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不願行者
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
今文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
浙省平章政事也連荅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
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
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竟不至

列傳卷第九十五

列傳卷第九十六

元史二百九

韓學士平大希制精微曰安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
後

安南

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
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後女子
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分嶺南為
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宋封丁部領為
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為王後三世為李公蘊所奪即
璉公蘊為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昶陳日熒為吳昶婿

有其國元憲宗二年癸丑元良合台從世祖于大
一世祖還留元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
十一月元良合台兵次交趾北先遣使二人往諭之
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
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木往為之援并覘其虛實交
天亦盛陳兵衛阿木遣軍還報元良合台倍道兼進
徹徹都為先鋒阿木居後為殿十二月兩軍各交
八震駭阿木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元良合
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木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
災竄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

釋縛二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
班師復遣二使招占喫來歸日喫還見國都皆已
殘敗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戊午二月日喫傳國
于長子光昂改元紹隆夏光昂遣其婿與其國人以
方物來見元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
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
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
遣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
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昂曰小國誠心事上則
大國何以待之訥刺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元

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刺丁往諭使遣使借來光昂
遂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為質王命訥刺丁
乘傳入奏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為禮部
中充南諭使李文俊為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節往
諭之其略曰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化未脩朕續承丕
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通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只陌
下馳驅表聞爾邦有嚮風慕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
已嘗臣服遠貢方物故頒詔旨諭爾國官僚士庶凡
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將不得擅興
兵甲侵爾疆場亂爾人民卿國官僚士庶各宜安治

如故復諭甲等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善視之毋致
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二年孟甲等還光昂遣其族
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
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昂為
安南國王三年九月以西錦三金熟錦六賜之復降
詔曰卿既委質為臣其自中統四年為始每三年一
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正冬三人
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
象牙線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
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四年十一月訥刺丁還光昂

建揚安養充負外郎及內令武復桓言合阮求中翼
郎范舉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王帶經帛藥餌鞍轡
有差至元二年七月使還復優詔答之仍賜府及頒
改元詔言三年十二月光昌遣揚安養上表三
一遣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
刺丁長為本國達管花赤四年九月使還答詔許之
仍賜光昌玉帶金縵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
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
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十一月又
詔諭光昌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

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為雲南王徙鎮大理部闡交
趾諸國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刺丁為達魯花
赤張應珍副之復下詔徵高賈回鶻人六年十一月
光昌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温死已日久之
名婆婆尋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
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
勅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請
賜西錦幣帛藥物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移牒光昌言
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
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

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鵬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
察之八年十二月光曷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
王爵豈非三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
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
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來論索象前
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家不忍去家難於
差發又論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
咫尺威光不聞詔諭况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論
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光年以葉式捏為安南
達魯花赤李元副之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副

式捏以合撒兒海牙副之中書省復陳光曷言此
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
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
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
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
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
為重也後世列王為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
爵為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為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
為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
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

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頗驚訝王之為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為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為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一年光昺遣童子冶黎文隱來貢十一年正月光昺上表請罷本國達磨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驪拊鼓舞乞念臣日峯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二年一貢然送遣使臣疲

於往來未嘗一日休焉二天朝所遣達磨花赤奉職在境安能空回况其行天動亦殊待使輟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豈達磨花赤可施於遠蠻小醜豈有臣既帝王對為一方藩屏而反立達磨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長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而修貢哉臣奉過天朝建儲冊后大恩禱需施及四海敢哀為伏望聖慈將賜存恤今後二次發遣朝貢一請都爾本納一請中原拜獻是天朝所遣官乞易為引進夜裏免是奉為赤之喜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二月

復拜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遂以六事上之合歡
亮等牙克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二月光
宗遣者克發文粹入貢以所奏就部關論為貢物事
不登表謝罪并乞免六事十四年光宗卒國入
主其世子者短遣中侍大夫周仲考中亮大夫吳德
壽來朝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
爾魏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瑞同奉克
禮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復傳之通也止由
是朝者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
正興十一月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謝短遣人進書

謂今聞國公辱臨弊境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
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改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
等官奉命與本國黎士元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
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一驛馬宜來界首遠近日烜差
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
官自富梁江岸奉迎入詔十二月二日日烜就館見
使者四日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
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日元從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
爾軍以待我師又云汝入受命為王汝不請命而自
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

之日烜仍舊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既歸館日
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
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
于冑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
亦必加憐昔論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
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
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
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
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來石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
烜遣范明字鄭國瓚中贊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

宗氣數

更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

登天朝之喜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

餘寡孤存一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

國生靈之幸也無貢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三月

韓季先達言高昌郎國瓚待於邕州樞密院奏以日

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

多終遠朝事可遣其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

入魏于一身其皮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

四人與范明等再論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觀

月環金心衣其壽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

...

其工匠各二以爲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其審
慶壽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爲
奉知政事行宣慰有旨使都元帥別設僚佐有差是月詔
以元壽爲使安南于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
以元壽爲使安南于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
所爲未使帝命遣使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
行省平章秋意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已
意諭之行意遂知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
年朝廷使趙翥趙不宜封爾書往諭之十一月趙翥抵

南日烜尋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
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節杜
袍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
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
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于文示
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二示必無二
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
不多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
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昇上永
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

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孤子居
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
不習水土艱難道途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
為冷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
知惟望曲為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
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
安全共祝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一年
三月陶秉直使還日炬復上表陳情又致書于荆湖
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略同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
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

以為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畧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
事致討所當哀籲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
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為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
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
者同歸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况小國乎幸貴省
裁之八月日炬弟昭德王陳璠致書於荆湖占城行
省自納款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
占臘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於
越里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
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

言鎮南王昨奉_上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元解馳驛
赴占城約右丞峻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
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
日烜還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
見比言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
界上既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
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望言其國至占城水陸
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
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途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
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命萬戶趙脩已以已意復書

復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
安南殿前范海岸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
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
守于温丘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
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
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
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
接實深驚懼幸昭勿忘誠少加矜恤又以言抵平章
政事乞保護本國主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
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輿同往諭日烜以與兵之

故實為古城非為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
阮益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
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謝訥調
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撤峇兒解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
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可離隘
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岑中傷死
聞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遣兵至變住村諭其叔兵開
路迎拜鎮南王不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
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跋台興道

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船
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松江求船及聚板
木釘灰置場砌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
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短與
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爾
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歲
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伏望勿外
前詔勤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異於前者
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為朝廷調兵討占城慶移文與
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豈提兵

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所行也今
大軍經爾國討古城乃上命世子可憐恩爾國歸附
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安諭
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速鎮
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使
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曰烜調其聖翊等
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
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
敗走官軍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
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

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
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
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
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宮
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
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
僭稱天越國主憲天體這大明光孝皇帝陳威冕禪
位於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顯慈順天皇太后
奉章於上行使吳天成命之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之
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宮

室五門額言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言天安
御殿正南門言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
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
迎降其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
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與
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益駐西路未
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與唆都等兵至白
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
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
皆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又於安南演州清化長

獲七宋陳尚書婿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等
四百餘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
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
事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解李羅哈峇兒由陸路李
左丞引烏馬兒拔都由水路敗日烜兵船禽其建德
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
義侯文武道侯及子朝增侯婿張懷侯并張憲侯亡
宗官曾孫蘇少保子蘇實章陳尚書子陳子孫相
繼率衆來降唐兀得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

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
那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
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復於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
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
見援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
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解必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
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
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
侯船國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舊

國侯皆為興道王所殺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
中官軍聚諸將議文人拒敵官軍雖數敗然皆其
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甚蒙古軍焉亦不能施其技
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來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
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與寧王兵三
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德文侯來
行三冊江繫浮橋渡江左一丞唐兀解等軍未及度而
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解等
驛二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六以今年十月會瀘州
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帥之二十三年正月詔省

帝共議遂大舉南伐二月詔諭安南官軍百姓數日
是罪惡言其戕害叔父陳暹
顏鐵木兒等事以陳益稷
南國王賜符印秀媛為輔義
王脫儻左丞相阿里海牙平
月發往古臺麾下士卒合鄂
入其境日炬復棄城遁六月
征日本及周兵占城百姓罷
觸瘴癘多死傷者群生愁嘆
倫生富者鬻田產而應役倒懸
善日其一日人復有

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
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燕山之趾已嘗遣使納表稱
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也無已則宜寬百姓
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入時稍利然後大舉亦
未為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
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
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
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
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糴糶於民間百
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權密

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獲從師
還鄂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
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
無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
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
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與魯赤平章政事烏
八焚楫叅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
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
烏兒與樊叅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
無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攔軍民總

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日烜遠
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
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社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守
合峇兒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與魯赤以萬人
從鎮南王由東道交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為前
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
交趾艦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
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立羅合峇兒經老
陽沙淡竹三關九月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
羅漢文趾與道王遣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

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脩晉頽山及至靈山亦
播命為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
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
子棄城走散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
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
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為馬兒將水兵自大
海口還張文虎等糧船與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
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
為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軍

遇賊船千餘擊

見張文虎

後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
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
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
為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為馬兒焚楫
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
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
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綠水洋賊船
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

黃接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
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
卒三百二十一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
南王次內傍闌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
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
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
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已縣趨孟州間道以出次
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百
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己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
思沂萬安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

月中書省臣奏旣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
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
烜卒子日燁遣使來貢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
兩淮萬戶府上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
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
可勝言者書上不報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
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日燁來朝詔曰省表具
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
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國罪愆旣已
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外道路不敢來朝

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
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
欺於義安在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燁遣陪臣陶子
奇等來貢廷臣以日燁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
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爾等同征
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
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蜚船百斛者千艘用軍
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
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
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

道並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爲右丞從
征安南陳巖趙修已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共
事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至三十一年五月成
宗卽位命罷征遣陶子奇歸國日燁遣使上表慰國
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
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
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
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
所以畏天事天者其審思之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
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

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
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特詔責以大義三月
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侍郎喬宗亮持詔諭日燁
大意以汝霖等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
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
惻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是哉忽憚改圖以貽後
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
還武宗即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至大四年八月
世子陳日袞遣使奉表來朝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
趾軍約三萬餘衆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

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陷祿洞知洞等處虜生口
孳畜及居民貲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兵
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復得報交趾
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且
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
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
張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讎殺六月中書省俾兵部員
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千戶劉元亨同赴湖廣行
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
居民農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

蓋世于太史之奴然亦未_知是否於是牒論安南國
莫畧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
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德之意
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_今胡自作不靖禍焉斯啓
雖由_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開甚大蕪之
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戶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嘗
不執之謀誰實主之安南_{回牒}云邊鄙鼠竊狗偷輩
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借至元身復牒
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_幣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
爲寶而使者以不貪爲寶_{來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事

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
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境今復倣
効成風蕪聞阮蓋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爲今之計
莫若遣使論安南歸我土_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
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_彙之人戮於境上申_勅
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_田
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_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
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燕
使三_即以諭之自延祐初元_{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
蓋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曠遣陪臣莫節夫

等來貢益稷久居於鄂達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當
成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金
紫光祿大夫復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夏益稷
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千緡至順元年益稷王
三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延等二十
人來貢方物

列傳卷九十六

列傳卷第九十七

元史二百一十

南京國子監

祭酒黃儒炳

司業葉燦補刊

緬

緬國為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
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
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
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世祖至元
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乞解脫因
等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四月乞解脫因等導其使

天啓三年刊
李文敬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六十五
价博來以聞十年二月遣勅馬刺失里乞解脫因等使其國持詔諭之曰間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差乞解脫因導王國使价博詣京師且言嚮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勅馬刺失里及禮部郎中國信使乞解脫因工部郎中國信副使卜云失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其子弟若貴近臣僚一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十

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之言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之因知緬中部落之人猶羣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俟視國家動靜也今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為鄰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為引道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

不返必須征討六月樞密院以聞帝曰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齒干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

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隊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濇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於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

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軍負傷者雖多惟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燹焚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蠟蒲折戶四千孟磨愛呂戶一千磨柰蒙匡里谷八刺戶二萬蒙忙甸土官甫祿堡戶一萬木都彈禿戶二百凡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納速刺丁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

請益兵征之旁以問丞相脫里奪海脫里奪海曰陛下初命發合刺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刺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矣即命樞密繕甲兵修武備議選將出師五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十九年二月詔思播叙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夷等處發士卒征緬二十年十一月官軍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

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
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
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
元帥玄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
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
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
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騰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
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緬榜遣騰
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麗
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阿

必立相忙直卜筭二人明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
撫司來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乞言於
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關朝廷尋遣鎮
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燕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
十三年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爲征緬副都元帥也先
鐵木兒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戶張成征緬招討
使差虎符敕造戰艦將兵六千人征緬俾充滿帶爲
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以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收金
齒察罕迭吉連地撥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
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

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
王為其庶子不速速台里所執囚於昔里怯答刺之
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為逆雲
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
登舟留元送軍五百人干彼雲南省請今秋進討不
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
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二月以緬王的立普
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
輸銀一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的
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的為

國世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奉表
入謝白陳部民為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
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
還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
牙為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刺哥撒八逃
詣京師令忙完禿魯迷失率師往問其罪窟麻刺哥
百德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禿魯迷失請益兵又命
詳是兀而等將兵萬二千人往之仍令諸王闊濶
其年六月詔立窟麻刺哥撒八為王賜以銀印
七月詔賊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二人各奉方物

久朝命餘人置中慶遣者蔡等來上都八月編國阿
藏吉牙等昆弟赴關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五年
九月雲南參知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剌伏誅初
慶等從薛超兀而圍緬雨月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
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為辭輒引兵還故誅之
十月緬遣使入貢

占城

梁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
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
征之十五年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

失里哈牙信合八刺哈迭瓦有內附意詔降虎符
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
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
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率羣
耶印南詔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
十月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刺者吾曩歲遣使來
朝稱臣內屬遂命左丞唆都等即其地立省以撫安
之既而其子楠的專國負固弗服萬戶何子志千戶
皇甫傑使還國宣慰使尤求賢亞蘭等使馬八兒國
舟經占城音被執故遣兵征之帝曰老三無罪逆命

者乃其子真一蠻人耳荷獲此兩人當依曹彬故事
百姓不戮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
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太
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
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砲百餘
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亭由補刺者吾親率重兵
屯守應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肅招之七
往終不服十二月招占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復
與天祐肅偕行得其書云已修木城備甲兵刻期
請戰二十年正月行占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

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
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
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甯省官三千人分
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
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
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
城獲真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僕
餉餽者數萬人悉潰散國土棄行宮燒倉廩殺未賈
亞蘭寺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
國主使蘇答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

卷者曰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元
魯莽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
召之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一日遣其舅寶脫秃花等
三十餘人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
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為質來歸欵又獻金葉九節標
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
長不構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脫秃花曰不
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乃以上聞寶
脫秃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刺第五
子世利印德刺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

敗散關賊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
愧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關進見事省官
疑其非真子聽其逆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為辭遣
平戶林子全總把梁全李德聖偕往覘之二子在途
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脫
秃花謂子全曰國主遠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
我可歸告省官其言不實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
營是日又教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
脫秃花又至言言語祖父伯叔前皆為國主至吾兄
今幸由補到若言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人指我

寶忽之領會寺...
兒以獻請給八元...
日居古城言人曾延...
候山乘兵三千餘并...
交戰懼唐人世其...
三日寶脫禿花借寧...
人來降行省官引會...
每細人也請繫縲之...
未附州郡九十二...
行省與陳安撫及

別者吾補的父子及大長撒...
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行十三...
等來言國主逃於木剌西北鴉...
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
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
相報孫達兒及撮及大師等五...
延等見寶脫禿花詰之曰延等...
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
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次路...
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

東陸路則乞行省...
及攻其城行省猶信...
全德望等領軍百人...
者急則報半山軍子...
行自北門乘象遁...
鴉猴山立若聚兵約...
國借兵及徵賔多罷...
張顯等領兵赴國主...
二十七歲浹蒙整拒...
其二十餘年壽戰至

官陳安撫與已往禽國主補的...
其言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
與寶脫禿花同赴大州進討約...
全等比至城西寶脫禿花背約...
入山官軍獲謀者曰國主實在...
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闍婆等...
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
所獲之境十九日顯兵近水城...
以木官軍斬刈起距奮擊破...
不城下出林阻隘不能進賊旁

出戡歸路軍皆殊死
戰遂得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
糧劫木剽這總管副
年三月六日咬都領
都軍高戶忽都虎等
港兒營舍燒盡始知
戶陳奎招其國主
者未稱納降忽都虎
打文勞叩大巴南等
來年當備禮物令
齊自理勒蟄文
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
叩大巴南等奉表歸款是年命
伐占城不果行
暹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
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
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子兒舊相
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子兒以踐
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
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
答刺罕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隣忻都輩譏議朝

送仍賜金縷衣不賜以馬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
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
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
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
蕃者惟爪哇之役為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建
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福
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
征行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

符至金符四十年符百金衣段百端用條功賞亦
黑迷失等陸辭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
拜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
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
州與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
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
至拘欄山議方略二月亦黑迷失孫叅政先領本省
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揚梓全
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
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與進至爪哇之杜並是與

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與孫參政帥
高元帥那海萬戶寤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
路港口至八節洞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兼鎮國
高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為
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楮懷遠李忠等乘鑽
鋒船由戎牙路於麻諾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洞期
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婿上罕必闕耶舉
國納降上罕必闕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
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
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洞洞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高

奔大海乃天堑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寧
河泊加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洞邊築
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
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
寧官懼棄船宵遁獲兒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
海萬戶寤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洞海口
大軍方進上罕必闕耶遣使來告萬戶王天祥殺至麻
諾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參政先往麻諾巴
罕必闕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與進至麻諾巴
歇却孫高郎兵未至遂近與回八節洞亦黑迷失

郭賊兵今夜當至召
路攻二軍必圍耶八
戶李明迎賊於西南
戰殺數百人餘奔清
戰至彌又敗之十四
日會谷哈聽砲聲
亦黑迷失等由西道
繼其後十九日至
自卯至未連三戰
五千餘人主入

與走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
日黎明亦黑迷失孫泰攻
不遇與與脫歡由東南路
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與奔
日分軍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
戰土虎笠哥等水軍泝流而上
與等由東道進士卒必圍耶軍
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
取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
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

夕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士卒
必闡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
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士卒必闡耶背叛逃去留
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
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
籍所上金字表以還事見史弼高興傳

瑠求

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川界內彭湖諸島與
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
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漸低

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代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且就彭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瑠求。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

海外諸蕃罔不臣屬。惟瑠求邇閩境，未曾歸附。議者請卽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諭。來則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兵，命楊祥阮鑒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庶，若不効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稱是瑠求國。鑒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其人衆不親上，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

曉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彭湖祥責鑿志斗已到瑠求文字二人不從明日不見志斗蹤跡覓之無有也先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願稱志斗初言瑠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瑠求而還志斗懼罪逃去志斗妻子訴于官有旨發祥鑿還福建置對後遇赦不竟其事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爲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

一百三十餘人

三嶼

三嶼國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馬八兒等國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

王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
國最大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
十通招諭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
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
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
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
年三月至其國國主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
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
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
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

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
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
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
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為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
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為辭與其
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
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為通情實乞為達朝
廷我一心願為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
爾赤赴筭彈華言國主也告鑾等將我金銀田產妻孥
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筭等兄弟五人皆聚於一

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國可與本國稱本國
此是妄言凡回回國金本國其餘四國
盡來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為八兒既下我使
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若撒兒海牙與庭璧以阻
不不至俱藍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
八候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
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
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温兀
伯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
氏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入覲會蘇木達國

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
旺國庭璧復說下其主忙昂比至蘇木都刺國國主
土漢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意土漢八的即日
納款稱藩遣其臣哈撒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年馬
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
迂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璧奉詔招諭
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湏門那曰僧急
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班曰丁呵兒曰来来曰
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刺皆遣使貢方物

